

醒

世

一

斑

錄

一斑錄雜述八目錄

頻年水旱

江淮氾濫

巨魚濟飢

已酉水災

收荒

震澤三江

洪荒之跡

地銷

鬼神相戲

鬼神微理

俞姓奇遇

人參

玉泉觀魚

地震

地能變樹

德必兼才

試劍石

沃土不能無山

守汴日志

天助大風

雨徵

花木之異

物大小相類

雞犬之異

好勝之弊

鬪雞合烹

身教言教

五福三樂四要

隱士有三等

名士壞風俗

利口傷天

德厚違情

紅樓夢

聊齋志異

紀公五種

陳壽三國志

關廟對

失德興妖

子不語之謬

居易錄

貞婦詩畫

天主教

訛宜辨正

螺以左旋順地

溫公九分人

韶武兩樂

麟鳳河圖

周之至德

三年不言

界盪舟

從仁從暴

有心哉擊磬乎

忠恕

下役能忠

命作慢

有言者

我獨無

不爲酒困

三日不朝孔子行

不語罕言

使門人爲臣

天不可階而升

之三子告不可

雖少必作

惡訐爲直

衛靈公能用人

瓜祭

半部論語之妄

三代各有易

再讀道德經

神驚

災晦預兆

鬼神知機

妖避厚福

兒童弄鬼神

龍舟獻技

婦人不幸

有知草

孿生相肖

再證地面旋東

書法精微

疾病

虛心涉世

心無二用

良史可嘉

優伶激勸

庸夫矛盾

烏鵲

妖翦雞鴨羽

律例方圓

藏書招禍

黃石公素書

天人愛人之異

知足守身

窮通

爲人務大節

一斑錄雜述八

頻年水旱

余所經大旱不過乾隆乙巳嘉慶甲戌兩次近十年來歲多陰雨梅花恒至清明始開道光二十七年甫立春而梅白於樹余意入夏必有小旱後河南山東旱蝗而江南無事偶閱前明記載嘉靖三十八年大旱民啓云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於強暴之徒廿錢買得一升夜歸而不到妻孥之口往事亦可畏也

江淮氾濫

道光二十八年江淮河漢上流水發六月二十日狂風爲暴數千里所同黃淮湧湧長隄勢必開決不得已爲開其勢較輕處長江

以北被水者六七州縣旋至七月初五狂風又暴聞又開一處民
扶老攜幼南來者不一其羣又聞兩湖亦大水漢口亦沉浸九月
金陵之水尙未退也我常昭海潮一溢於六月二十再濫於七月
初五沿海各地人死不少常熟沙江中大海門沙對江崇明沙在
倉對半海沙在崇明以其沿海田廬盡沒災民千百成羣爲鹽梟
渡來南岸到處掙賣法難悉禁居民日夜慮其滋事幸無二十六
年春夏之鮮其端不開

巨魚濟飢

二十九年春各沙被災居民情苦萬狀至閏四月初一洋中忽有
巨魚追漁舟乘潮入半海沙港須臾潮落不能出居民聚磔其肉

是魚長二十一丈身大九丈無鱗皮色黑而光滑如茄名烏茄魚剖之皮甚厚內肉色紅近似牛肉兩岸梯登割剝擔挑車載始濟附近繼及於遠且航過崇明其肉不下萬擔餓夫鼓舞歡忻熟而吞啖是殆海若馮夷驅此魚以助賑濟之所不及乎此與正編所記海鮓魚乘潮入港之事略同

巳酉水災

數十年來大水無過道光三年不意今二十九年之水又因大江上流水發爲災更重金陵水大時夫子廟前下馬牌沒到軍字牌上文武百官軍民人等至此下馬凡十二字舟行入市與民居樓房接引南閘改期十月始得考試太平府城外居民死亡逃徙聞無人跡大小房屋被人

拆賣及於遠方賤值建造

自四月二十七雨起至閏四月初四五日連朝惡雨凡河港高低

各壩舟行直過二麥

雙麥小麥

在田本已歉薄遭此更歉時棉苗初擎

雨瓣亦因冷雨而懽猶幸閏四月初八日忽然晴霽雙麥與菜子

成熟在田農民急忙收割若再雨一日卽不堪矣小麥收割例後

雙麥二十日雨自閏四月十六日起又連綿不已延過二十小麥

黃熟在田不能收割漸紅腐萌芽低鄉向年秋水大發稻熟在田

有自水撈取者名撈水稻今小麥亦自水撈此麥發紅人食其麩

必嘔以喂雞鴨犬豕亦不能堪

至秋冬稍或可食終大遜好麥

時物價頓增

棉花烙秤

一擔洋錢六圓米河下一石錢四千二百麥三千柴三百

雨至五月低鄉先已沉浸高鄉亦所

在斷水至十二三日水溢非常余家老宅在張市西半里大廳內水高一寸有半廳場一尺有半惟市廛地勢最高尙未沈浸

五月中市到低鄉船載來荒物新雞四十錢一隻猪肉四十錢一觔牛二千錢一隻器用什物堆積河干以求賤值余聞不忍細詰已不知其淚之何自來也旋蘇城巨室照道光三年之例仍開當牛棧而牛之宰殺已過半矣

四鄉到縣報荒自不能免而地棍又從中絲惠鬧事且造妖言以冀污蔑良善謂爾人衆能擾縣署我大戶定不收租等語其情殊屬可惡

邑南門外東西兩河岸人戶悉開張糧食牙行門口水皆上岸搭

腳楞聯聯相接以通往來五月下旬大江上流水漲金陵等處大不能堪姑開東堤以洩下流之水於是本地水溢因之愈甚六月初連日大晴而水漸以長余新宅在東河門口相與加高脚楞大廳爲一方最高處廳內水高二寸左右鄰近皆擱行竈以供炊爨咸謂較道光三年之水更高八寸時物價愈貴米一石錢五千錢麥四千小麥三千稻柴五百惟魚蝦大賤鯉魚卽草魚自北路來南在許關湧過多至塞河間是丹陽句容等處水發人家池養之魚隨水逃下也然何竟若是之多因此六七觔鯉魚只二十餘錢一觔鯉鰻青魚蝦蟹稱是蟹秧小如豆粒來自江海閏四月二十前後海口各港白茆河徐六涇許浦隨潮湧入多至不可思議入內地易長且大三夏至秋福山港

串串入市至後愈肥只二三十錢一觔然皆不足濟飢也

任洋李市爲一邑最低之區先遭沈浸不必計城大東門外三里橋南岸牛尾圩亦低亦不必計過三里橋東去九里畧里村又六里蘇家尖又八里鶴嘴裡長夏數月民居如在大海舟行多不循原路過橋穿市多取捷徑抄去如此水國有樹亦無蟬噪宜也而大水中絕無蛙聲異哉

民居風生浪大牆壁坍塌數家合一小舟向高區求乞妻孥苦守竈臺之上望眼將穿而歸仍空手死者連比余在東河新宅共覩城來一婦抱一乳哺嬰孩面無人色至高木橋上坐而思索似不忍然少選作勢擲兒下河哭倒橋上移時匍匐回去不知其作何

計校矣西城內九萬圩水深數尺有老少兩婦與幼兒女五口共繫一條繩並赴水死余連聞慘狀心膾俱碎夜不能寐急返東鄉老宅就我力所能爲將號飢者施捨

時遺棄孩童在在皆是城中好善之家開孩兒局於致和館及老塔寺兩處十三歲以下小孩一概收養嬰兒覓雇乳媼喂哺然終不勝救

前道光三年二麥小豐農家趕晴收割及水發各個償租已至三分水溢而退佃不思欠陸續尙多還償今歲薊麥所收至薄絕無辦租而小麥稍有辦租多係紅腐之物道光三年棉雖遭水而高田未沒者尙獲中收今非前比中秋始有棉花入市十勛賣洋銀

一圓兌錢一千五百二十蓋陳棉不能作種新花貴其子也時陳棉烙秤一擔值洋銀六圓

冬賣至鄉農共慮來年乏種

道光三年夏秋各業看田索租苟有熟稻後租皆有著今年雖有熟稻租亦無著蓋二麥先荒民情窘迫也當官著各經造開報業佃荒熟細冊欲就熟田稍徵上忙條銀忙迫多日亦竟未行

自鶴嘴裡四里至董浜新市道光三年稻全熟今年荒亦過半又自董浜新市十八里至余張市皆係高鄉稻則皆熟但棉地種稻十不及一若棉沒壞而翻稻者為時太晚有仍荒者若曹家灘在張市

一里市南金家灘在張市地勢稍窪例必種稻道光三年並獲豐收今

亦全沒東高鄉惟塌身路一條地勢似高岡闊約半里東為高鄉西為

低鄉以南自上海嘉定來經太倉州治又過雙鳳窰即入本境又此分界經支塘珍門廟梅里而北直達福山一路種稻全熟而棉豆亦有中收者海塘外棉則同荒稻亦中收

內地惟常熟西高鄉大河洋尖等處例必種稻今歲全獲豐收與前道光三年同而且米柴得價獨稱樂土

低鄉浮屠棺木無不被水余去即董浜新市一處市梢撈取堆積已二百餘具非皆小家物而無一來踪跡者其中有新喪屍穢不可嚮邇水半退好善者掘壇地一坎埋之

樹木被浸花椒杏樹棟樹無花果綉球牡丹芍藥玫瑰鴈梅杉木最易死桃梅石榴枇杷木樺天竹桑樹松樹榆樹欄樹西湖柳次

之惟楊柳不怕水橙橘香椽海棠栢樹李樹梨樹葡萄凌霄薔薇
木香芙蓉亦浸不壞竹園諸竹皆死惟慈孝竹叢生不壞

我邑棉花定價向論洋錢秤依烙秤名二十兩實十九兩自道光二十一

年每擔洋錢五圓三四角時洋錢一圓合錢一千三百四十四二十三四年落至四圓

四五角二十六年落至三圓三四角本年水未沒價已漸增至五

圓六七角水沒後自冬及春增至洋錢八圓時洋銀一圓合錢一千五百廿居民

以紗布爲活花絮已二百八十錢一觔十六兩我鄉布闊八寸三分

成衣長十七尺每疋需花絮十二三兩紡而成紗再織而成布只

賣錢二百五十文以此營生略無餘羨十二月米一石錢至六千

錢麥四千民相率以豆餅黃豆打去油而成餅充飢市賣十六錢一觔若御麥子豈

豆赤豆菉豆亦可充飢

三十三四錢一升

高粱不能舂白性澀爲糧下品

三十錢一升

此下番瓜

卽南瓜

猶可食也若至米糠豆渣麥麩則不堪矣

大江以南四府一州惟鎮江之荒較輕句容一邑全熟聞徵漕米金壇溧陽等處亦全荒南路松江嘉興湖州與我蘇同災池魚逃盡桑樹多壞杭州水災亦重省城內外居民概不可問過錢塘江而南災漸以輕

低鄉人居如在大海苦倍高鄉而無路行走卻少滋事之人余東高鄉至七月初民收些些之麥食盡而飢張市北二里龍潭壩地棍黃恩錢惠倡喫大戶之說煽惑愚氓初二日僅三四十人向殷實之戶好言求乞人得錢二三十文次日聚集漸衆沿途脅迫附

從已至三五百人所到強索老閭顧某聞風而慄預備錢十餘千
爲明日計余思此風若不早遏又將成二十六年之禍急呼族衆
鄰近諸人令各率雇工家屬及附近熟佃約明早黎明共集各啜
粥一盞將農器去其金使有膽者持以向前率衆共至龍潭壩與
喫大戶之衆理論則昨日滋事之衆已聞風散匿黃恩亦逃避按
索不得因但將錢惠扭回擬解官而伊服罪誓不再肆釋之次日
錢惠克性復萌毆打毛姓謂是他多嘴不然誰知我喫大戶者因
就近報於白茆巡司拘錢惠責懲詳縣立案一方人情乃定
八九月高鄉田畝雖皆就荒猶稍收雜糧以濟及十月民計又窘
我張市東四里過橫塘市又二里過界河橋卽太倉州界其地爲

州境上下四圖其民素不安分而且前無懲警因謀欲藉荒搶奪我鄉向年風俗棉花七月始開八月而盛農家勤於提取至九月則盡數盈止在田零落者已可不計窮民丐婦路過取之不過三五成羣名搶野花若田主出罵卽四散去矣今歲棉花等於珠玉卽有零落亦甚珍貴彼州界不安本分之儔以搶野花爲名十月初三日糾黨羣起搶掠人家在田棉朵越日人益衆并農家箔上攤曬之花奪之稍與爭論卽拆其屋更按其室內存貯之花搶出均分遇民家場圃所納禾稼亦拆分一盡四往不法至初十日黨衆盈千入我昭文界沿途地棍附和羣來張市繞避市廛向西而北一路擾掠小戶如霍家陸家李家皆束手遭其搶奪未刻集邢

家宅前計所得均分余以爲是不可以坐視也急集前衆且曉之曰現在當官出示諭令各鄉協力捕盜我等今日是奉官也而且官諭格死不論卽有所傷非犯法也其勿懼於是衆皆踴躍而往過橋賊中有力者突前肆圍傷我三人頭破血流其勢衆寡不敵余令姑守住石橋以遏其歸路又令人四出呼衆相助且拔去其在後木橋使不得他往少頃我衆漸增賊衆盡餒有欲涉水逃遁有就荒坟避匿一時擒獲二十四犯錄姓名住處於左

陳昌

住白茆橋錢家祠堂

金銀龍

住白茆河柏家港

吳科蔣昆

並住薛家橋

吳喜

住界河橋

王餘

住張裏張

徐維德徐新福

並住羅家橋

陳關福

住渡橋巷

蔣德

住蔣家橋

黃金

海住劉

張小龍

住毛家巷

張銀福

住育家橋

袁關順

住裏嚴橋

蕭昌

住孟家橋

王瑞

明陳三郁康封倪關二倪四黃順

並住上四首

黃文奎蕭文李關雲

並住下四首

當夜備船六號協地保將搶犯二十四名併解次日到縣邑侯章堂訊是實將二十四犯各打三百收羈朔日具公文移解太倉州發落支塘一帶亦有低鄉飢民被地棍牽率滋擾大戶越三四日黨衆已至四五百人間我張市捉解搶犯遂怖而散議者謂此次若無與阻遏其禍不知何底在良民固遭擾害而若輩必至獄囚纍纍斬絞流徒亦不知幾何人也

自是鄉里肅然而飢口嗷嗷夜來竊盜充斥幸當官詳准賑飢給帑而兼勸捐城鄉大戶協力輸將低區災分極重設局城隍廟先

與撫恤繼與賑濟我東高鄉分設賑濟局於十月二十日給發官帑以賑飢口余亦承辦兩圖至十二月窮民飢寒交迫余同高鄉各董事各勸當地殷實之戶捐輸又自捐輸於二十日以民捐發賑窮民苦苦度歲至三十年春民情愈不能堪又給官帑於二月初一日再賑飢口至於三月貧病交迫死者已多余又同各董事於四月初一日再以民捐發賑幸旋即麥收豐足人心乃定

此荒爲百年罕覲自七月至次年四月乞丐成羣余每日施捨錢必數百及春而目擊心傷煮粥待之餓者貿貿然來概有所與又窮佃最可憫者五十餘人另籌補救天災至此民情至此何忍置之度外乎但儒素之家所行不過小惠耳而忽來不虞之譽豈得

無愧若低區飢口到城乞食者不可悉數城中紳富併力衆擎廣爲施捨又白冬及春於各城門外多設粥廠無歸者南門外搭葢草房處之飢寒交迫貧病兩困之夫十救六七則惠莫大焉 各鄉鎮濟貧則莫如罍里村瞿氏糶平米減十文錢一升設粥每日兩次所費不貲此不愧爲富而好禮者

巡撫部院傅炯療在抱力圖救災之策查前道光十四年以河工代賑因刊開河條議徧發各屬詢訪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事宜本縣章公竭力承辦先將白茆等河海口開通俾內地大水洩瀉無壅至九十月低區類可種麥實受其賜至十一月內地之水反小於平時故野鴨羣來不過偶飛一陣不若道光三年之甚也

十二月初七日本縣章公下勘白茆新開海口工段知內地河渠並宜重開便道到余家面諭勸捐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各董事集公局會議分派白茆河段承開二十六日督糧道倪公下鄉祭河余奉傳接見面諭承事先自捐輸與各董事各自設局厚水動挑二月底報竣又承辦高浦及張市本地雙浜貴涇兩河飢民藉此以度災荒

收荒

庚戌太倉陸公增祥狀元及第五月初一日京報聯捷州縣踵門叩賀旋撫院亦特差中軍官遙臨致賀狀元夫人例必游街撫院擬送戟門旗牌爲儀衛其家以路遠辭之時大荒甫過咸謂人傑

者地之靈狀元乃拔數千里之福萃於一家故歲荒至此也土語稱雞鴨蛋中之黃音實同荒於是多備雞鴨蛋熟而去其中之黃實以嘉穀擇吉於五月十九日游街是日也天氣晴和共信文星照耀州與縣兩衙官太太各排儀衛至狀元家賀喜卽陪伴夫人坐文輿出府遍游州城六門大街觀者所在堵牆女子至狀元夫人榮亦極矣所過街坊人戶各與無黃蛋一枚謂荒已收回祈上天降福勿使災禍再累地方亦見好善克己之至意

震澤三江

書云震澤卽今之太湖受蘇松常太杭嘉湖七屬之水滙成巨浸湖周約八百里形勢非方非圓南邊港口曰澚已至七十餘澚聯

故又多潭蕩無非水國湖水歸海其港縱橫不一總在蘇州嘉興
兩府交界之吳江八尺平望等處多港東出又經周章盧溪莘塔
而東會平湖來港合成黃浦大江闊二三里浩浩蕩蕩折而向北
過金山境至上海又折而東至寶山出海平日潮汐洶湧入內直
達松江以上尚有暗潮渾潮雖不至而滔滔清水因潮上而平緩加高數寸且至平望而止
凡小港受海渾潮者數年必塞獨黃浦一條乃天地自定爲太湖
之水出海尾閘永不壅塞黃浦以東沿海由南匯金山乍浦又西
南沿錢塘江邊經海鹽海甯直至仁和數百里共築長隄以捍海
潮無一港外通若黃浦西北沿海由太倉以及昭文常熟江陰小
港不一皆人力開出藉以濟當地水旱其與內地河路雖無所不

通而太湖大水豈能恃此歸海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人漫指東江中江婁江以證三江實妄蓋今古四千餘年之隔地勢大不相同大約古時水高故有三江後來水落別成世界矣

洪荒之跡

四川巫山峽闊約半里兩面石壁高千仞而頂上峯凹左右若合符節可知上古本無此峽必由後世開鑿湖北武昌府城內有蛇山一岡蜿蜒甚長北抵江邊建黃鶴樓鎮之樓八面三層江面外四十里先已望見欄以城江闊約二里對岸漢陽府沿江一阜與南岸蛇山勢若相接可知江流亦斷上古山岡也太湖中洞庭諸山其麓十數尋皆湖石浙江杭州山麓龍井飛來峯等處亦皆湖石福建廈門一島

周三百里山石高下無不渾圓如壘卵萬石虎溪二巖其岡巒亦
若是豈非皆上古洪水衝成之跡 燕子磯大小石子石子渾圓其先亦必
由水衝成塢入泥沙而泥沙久亦成石始初成石其廣大不知幾何乃
其餘消歸烏有獨存此一岡孤注江干其由來不可思議 太湖
中鼇山今皆青石水灘石子亦青石子若按剔其下沙底更有各
色小石子其由來亦不可思議 金陵雨花岡沙岡也塞外翰海
西域戈壁皆沙磧也沙必水底衝積而成其由來皆不可思議

地鰯

庚戌挑河河底汙泥之下溼土亦堅實其中類有地鰯穿穴余偕
衆董事承辦工段斬壩雖闊至一二丈此面厚水動挑彼面所壅

一
之水下從地鮪穴漏過泛泛而上洞漸以大可致大壩坍塌補苴
不易地鮪如鰻尾渾如蛇黑色身滑膩無鱗平日漁人未見有得
者口如浪鱗魚不能噬人云是毒物未知真否

鬼神相戲

余游武林湖屢矣十年前偕友上孤山盟手梅花泉偶得句曰扶
筇僕僕亦何求爲愛林泉老不休莫道青山無一語而今笑我復
來游有此一个笑字不意卽召鬼神之相戲旋入淨寺田字殿從
俗數羅漢得一于思如雪首戴風帽而手攜杖者恰肖余俗狀衆
爲絕倒後至甯波阿育王廟偶忘攜杖嘆及僕從就兩旁十八尊
羅漢數之卽得一于思如雪首戴風帽而手亦無杖者并爲僕從

所笑回家後偶啖油爆猪肝又嘆烹飪太鹹食已展卷適是菽園雜記第一頁卽記明夏忠靖公不咎猪肝過鹹足徵度量豈非鬼神又笑余度量之淺乎昨歲又往武林數羅漢得一額凸向前如盃左臂勾一葫蘆而笑容可掬者當時不知所謂及返至洞庭買山茶粗細分裝大小數罇過船裝艙舟子疊大小二罇形似葫蘆余以左臂暫爲扶持極肖所數羅漢不覺發噱旋抵家衆詢所買茶價或曰抗矣土語以買物不知價而喫虧曰抗而人之額凸向前曰抗額角鬼神似思索盡致而笑余龕莽者古人敬鬼神而遠之抑亦慮爲所笑乎

余前以人之生死喻燈之明滅若人平日所爲之事却又受制於

一身金匱
我身之神而不自覺有如馬之行止疾徐馬也而實有執策之人
制之也所以我生入佛殿掣神籤我身之神迎其機以昭其靈應
至於活潑潑地但此爲無關係之事耳若事有關係人心必涉於
私夫人心之公私小異而鬼神之向背頓殊卽其成敗之機顯然
可決亦必顛倒弄之使悞大事

鬼神微理

鬼神因人爲靈余一生所遇事有確真而言之似謊者又有言實
從謊而聞之似真者是皆鬼神因人之運弄其巧以著其靈也猶
憶余少時在滇策馬長途馬因受驚奔逸身爲之墮而左足在鐙
不能脫此萬無不死之理乃手方著地而繫鐙皮條適絕事出極

險而身不少傷所戴涼帽尙未脫於首豈非命不當死著此巧免之奇余每以此告人人皆不信又家有沈嫗出入閨闈善沾便宜多負欠繼母歿伊亦年邁或謊之曰昨夢太太喚汝嫗不悅曰近日我方不耐煩毋作此不祥語也是夜嫗卽發寒熱次日過余猶怨所言之妄乃寒熱再至卽不能起漸至困頓越十六日死矣蓋嫗福命已盡亦如孕婦足月聞鼓吹而立產也若以此謊人無不信真有是夢鬼神因人爲靈如此

或問曰人之死生究竟是天命乎定數乎余告之曰天之定命君子居易俟之謂凡事盡我分之所當爲不强求不苟且其得失成敗聽之天命是已但命中可以得功名而可以不思進取乎命中

一
可以得溫飽而可以不事生產乎居易者素位而行真君子之知
命也若曰一飲一啄事皆前定此術士之譸張多事後而增附會
果篤信其說則我身處子臣弟友之中用情必不厚赴義必不勇
學業必因之惰悞天良必因之涼薄矣然亦必無預知之理也今
之惑於此者徧天下矣安得振木鐸以警之

余姓奇遇

余年十三四時家有值書房僕余阿七者常州人慇直無詐僞性
好爲長隨夜靜不爲人見習捧茶上菜垂手半跪諸儀繼在城聞
吳槐江熊光爲京員入軍機忽生艷羨與其儔言我必跟吳六老
爺以槐江行六也嘉慶二年張紹九變入詞林余謀隨之入京如

其願荐與吳時吳公下人多有才幹者亦多公以爲惟其能幹所以能行其欺罔由是於余有默契焉旋公加三品京堂銜又放直隸藩司陞至兩湖總制又調任兩廣粵省事繁總制門官是非常之任覬覦者方擬議不一而公獨諭余爲之不啻一軍皆驚後同儕荐人暗爲謀畫則經手出入亦與衆不異而公轉不疑也自是有所干求者特與作荐稍牽舊誼者不吝贈遺余堂官之名著於遐邇及公謝職余亦辭歸常州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概不待言此因氣機相合鬼神弄巧成之余所謂天意之將然也人不自知其何故而輒生感動是也若依俗論必以爲一介小民無端而屬意吳公有前因焉

人參

邸抄盛京吉林甯古塔三處解到官參除分賞王大臣外餘照例發交兩淮鹽政粵海關監督變價交廣儲司銀庫歸入正欸錢糧近年參枝瘦弱成色不足變價壅滯難銷

盛京每年放參票一千七百五十二張每張收參五錢共收參一百五十六兩吉林甯古塔每年放參票六百二十八張每張收參二兩共收參一千二百五十六兩核計參六兩內以五兩爲官參一兩爲公用盛京每公用參一兩折給銀十兩爲參局公用吉林甯古塔每用參一兩折給銀十五兩爲公局公用

玉泉觀魚

丁未三月從天竺下至玉泉觀魚有購得極細龍井芽茶者瀹於名密細蓋曰泉非此茶不稱但不可多得物以罕而見珍此之謂矣旁有一士觀魚贊歎曰水至清則無魚豈其然哉余爲之喝破曰此乃一聯絕對衆發一噱承以蓋茶見贈

地震

地下之氣攻動則地面搖撼小則數百里大則數千里甚則牆屋崩頽人遭覆壓土裂成罅湧出地水陷入人居聞道光十三年九月雲南省城震特甚屋宇傾倒人死萬計不死者競奔空地以避城內五華山承華園城外南教場搭草舍棲止地坼土多側立近省數百里楊林一帶皆同且震不卽已至冬月猶盡日如在舟中也若東南數省

震必不甚余所知嘉慶三年小除夕兩震至今不過三四次惟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寅刻之震較甚於前危牆跛屋有因之倒塌者

地能變樹

古云橘踰淮化枳淮在北地冬寒栗烈橘不耐冷必難種植化枳之說或未必然若桂花在江浙最芳馥攜至京師當年不異次歲卽花稀後無花矣佛手柑浙閩蕃生至蘇卽不實實僅如豆黃豆攜至閩地種之實已少卽所實再種漸至無實西瓜子自陝至滇黔種之實已不佳再種其子實全變

德必兼才

吾人讀書明理或亦自命不凡謂一朝得志必將行聖賢之道及至通顯不自知才幹不足遇事阻礙苟且塞責者有之又或因事勢多艱中途變志漸入時趨者亦有之且不解孔顏當此將何以自處也是以君子有其志必貴有其才遇事能變通達權以合乎道雖古聖賢復生諒亦不過如斯也不然初心難遂往往然矣毋徒咎向道之志不堅也

士君子立身仕途不能違時者依乎時可以如志者行我志半今半古不汨於時俗亦可矣若人所不能革之弊我能革之人所不能興之利我能興之卽百里之政蹟亦可觀也至於陳書進諫知所以致君握政攬權知所以濟世世俗之見一洗盡之安見古聖

賢之道不卽在是

居官切不可無端作俑興舉一事後必從而甚之毫釐千里積重難返須防之也又不可輕易立法當立法之初人共稱之及世情變遷法必成弊法愈多弊愈重裨益一時而遺患無窮矣又作事不可溺情執理溺情非獨下士縱所欲也賢者過情亦同於溺執理非獨迂儒多所悞也賢者守經每同於執前朝吾鄉先輩有動必以規矩爲法者一日自外歸及門值驟雨疾趨而入卽自悔曰儘可溼了衣豈可亂了步仍出從雨中徐步而入又有篤信吉凶者每入房必選擇時憲良辰乃令婢媼整備一切其夫人爲妯娌譏笑發瞋將溺器等事擲出房外遂甚怒徧告親友及於妻黨必

使其夫人認過而後已如此古執自不至爲俗吏然恐必不能爲好官

試劍石

虎邱試劍石截然中分相傳是古人試劍之跡余笑曰劍銑之利卽可切石如泥然劍體豈能隨銑入石衆乃釋然古時寶劍有干將莫邪龍泉太阿諸名似爲希世之寶但劍僅一器之微胡不知以人爲寶而以物爲寶哉今苗刀倭刀甚利而銑不易鈍爲可貴然未有著名如古劍者

沃土不能無山

江蘇四府一州宿稱沃壤雖皆平陸而皆不能無山獨太倉一境

一
只穿山一岡長三四十丈濶約十丈高三四丈上有小廟三楹匾
曰婁東勝境其東麓拖長下有穿洞如橋門跨於平地人行直過
亦一奇景山北石勢壁立石罅中有洞已沒於土此山少土石骨
峻嶒縫多紅芽大戟秋風玉露之中花開絕佳

守汴日志

汴梁無險峻可倚明季闖賊三次攻圍不能克壯哉衆志成城與
唐之睢陽同苦節李光壁黃澍諸君子真千古人傑哉及後食盡
計窮創車營冀通河北之饋識者危之蓋汴城至河干七里木城
兩面捍禦呼庚癸於彼岸揆時勢豈能刻期濟事賊百萬衆併力
來攻木城能久守乎木城一失汴城焉保勿怪巡撫高公之弗聽

也爲計者莫便於以河決賊當三夏百日之久密飭河北官弁相度地勢猝以大衆渡南岸萬鋤開決卽不能如關壯繆水淹七軍之暢快當必使巨寇狼奔鼠竄迹遠方真可談笑而解重圍也若在左鎮來援時且可滅此朝食乃計不出此卒令湯湯之水反爲賊用不大可惜哉

天助大風

項羽圍漢王三匝危矣忽大風起西北折木發屋揚沙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光武昆陽之戰風雷助之而獲大勝明成祖靖難兩次敗衄並有大風助之而致大勝天意將然凡事皆有鬼神默佑獨風之所助爲尤著

雨徵

古云礎潤而雨不盡然也清明涼爽忽天氣變熱而礎潤是雨徵也若淒風陰雨忽然礎潤是晴徵也獨我鄉茅生池畔夏秋而長其葉節間忽吹沫一如蟹嘴所出天雖晴朗雨必隨之有吹沫者草木有先知乎故志之

花木之異

夏菊五六月花開黃紫不一色至九月再開其色均不似前而花式亦與前並異此同本異花也雞骨樹花雖無香而式與金銀花無二此異本同花也若銀杏皂莢有不實者人目爲雄樹亦奇

物大小相類

紀文達公言新疆有紅柳小娃全具人形而長不及尺是與人分
大小也豈知獸則虎之與貓禽則鸚鵡之與倒掛魚則河豚之與
斑魚花菓則蘋菓之與花紅物非一種而大小同形正復不少況
人本有小人國乎

雞犬之異

犬之所司守戶吠盜或勤或惰終無大異乃余家前有一犬能捕
鼠今某家又有一犬能捕魚下河灘靜待魚至近噬之此絕無僅
有事也志之見物性變常非意計可及

宋徽宗時雖雞化雄指爲妖孽此偶然耳豈知盛世亦有是事謂
之祲祥亦可也 雞有猝然自斃者俚稱地箭打殺地箭何物云

凶神也然凶神能殺雞獨不能殺鶩鴨犬羊乎余家僕某日覩一公雞於門口飲啄自如忽跳躍作聲雙翼撲地立斃意雞實有此一種急病如人之中風然悞信鬼神則妄

好勝之弊

人心好勝賢哲亦不能免然學問之淺深事業之成敗何可甘爲人下其次一藝之精一知之廣於人已亦尙有關係也若下至蟲禽之末其強弱優劣與我何涉不意蟲中有蟋蟀禽中有鵲鶉黃頭寶之嗜之者其飼養之精雖孝子之事親無以加焉其選擇之嚴雖明主之求賢莫之過也出而爭勝負得志則共推一鄉之榮失意卽不啻終身之辱不亦愚乎偶與同人言人生處世之道凡

事可以勿爭者慎毋輕爭余先祖立齋公題楹聯以訓子孫曰讓一步天空地闊忍三分浪靜風恬一生謙謹於此可證細爲領畧知其學之深也近歲鄉風喜鬪黃頭一日約集於張市攜籠過者踵相接余戲詰之曰今以此出而鬪勝將以爲爾勝乎人勝乎其人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後傳其言謂余一肚皮不合時宜何可與校余不禁爲之大笑然亦如之何哉

鬪雞合烹

偶集多雞於庭而兩雄很鬪解之不可卽用合烹倏忽登於俎而舉杯共酌矣余笑謂客曰此同盤呈味正以其很鬪速之也人若能消爭忿之氣以歸正理其利益於身心者可勝道哉昔六國妄

自爭雄秦因得肆其吞併可以蚌鷸論亦可以此雞論

身教言教

或問呂新吾呻吟語諄諄訓誡頗入精微斯可謂之善教乎余曰師之爲教除學者心不向道外皆有可教之法但使一二語動人天性之良斯善教也一二語提人未察之理斯善教也一二語醒人向悞之趨使人知改途易轍斯善教也學者受所教而能精深之旁通之是亦學者之善也呻吟語雖多純儒之言而不憚盡其繁賾似亦流於言教至云帝王之道黑聖賢之心黑其理不無幽幻似與老莊諸子相近矣善教者當以身教爲要也或又問身教言教之實余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非身教乎其身正不

令而行非身教乎但教者本諸身亦必量學者之身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是亦身教若不問學者能知與否但析義理而盡細言之卽我身實能希賢入聖而所教總爲言教更或未達真詮但據古書之言以爲訓則言教亦不至是

五福三樂四要

生人有厚福五或享之而不自知一曰心地明白二曰身體康健三曰家門和順四曰子弟循良五曰生逢 盛世

又有至樂三人亦不知信天命之有定凡事不致枉爲一樂也明生人之義路不致悞入歧趨二樂也寡塵世之嗜慾常得身安禮法三樂也

又有四要凡人一生遇合恃福命要盡人事一家隆盛恃財勢要循禮法一身強健恃氣血要習勤勞一心籌畫恃智計要合天理惟君子知機而日進高明庸人昧義而究乎污下

隱士有三等

懷才不試寄跡林泉非林泉可樂也道與世違隱居以待時會伊尹傳說膠鬲呂尚代有其人其次有濟世之志而自知才德不逮匿跡消聲以藏其拙許由巢父沮溺丈人皆是也若負同人標榜之名托不求聞達以傲世轉冀仁君賢相旁求所及而以隱居爲仕宦之捷徑則賤丈夫矣

名士壞風俗

西漢司馬相如始以琴誘卓王孫寡女偕逃至甘爲當壚賤役何面目見人旋又欲棄之如遺使卓女有白頭吟之歎此乃一淫邪放蕩之濫惡小人也只以文章偶然遇合後世遂欽爲名士竟無有唾罵其行止之狗彘不如者矣蓋歷來名士最壞風俗晉之劉伶嵇康明之唐伯虎祝枝三殆無或異

利口傷天

乾隆年表親錢達夫恃官場餘勢姦梟狂妄加人一等偕衆唱昆腔曲有意氣不投者指摘其所唱一字之音未正卽被罵曰我輩唱曲也將如是講究爾已自居爲優而與娼隸爲儕偶也又同里有王武成富而仁厚後其子紹宜務宛刻一日苛求佃租各佃哀

求曰我等數十年舊佃從未刁頑先老相公在時並未至是紹宜
曰若不如是爾曹肯想念我父之仁德乎後達夫十年而伏法紹
宜一傳而無後利口者鑒此

德厚違情

明孝宗深知其母爲萬貴妃所害惟恐重違先帝之意竟不追論
廟號曰孝殆必以此但燕啄皇孫其罪已宜不宥況又重以不共
戴天之讐乎守常禮而不計大故何以慰其母在天之靈又何以
警後世宮闈之禍孝思安在公道安在或者非情

西漢霍顯弒逆及後追論盡法宜也然霍光攝政功同姬旦理當
宥及十世而竟不留一綫又覺過法

紅樓夢

有所假托著一大部傳奇宣揚朝廷之尊嚴光昭王侯之體統儒
生孤陋寡聞將此展玩一番亦何必非藏脩游息之一助至於富
貴之積弊紕袴之氣習閭閻中之瑣屑閒情熱鬧場中之炎涼世
態吾人格物致知亦何可無此間見此書立意高而奇傳情深而
確使天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當與蘇若蘭織錦回紋比肩而壽
世惟既有假寶玉何必復及真寶玉是爲疵瑕若後之無知者捉
管而漫冀續貂誠所云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會真記但有此風流之一體用情亦不俗落筆亦神妙然以全體
相形則渺乎微矣

聊齋志異

具非常之抱負無可發洩不自知墨生香筆生花風雲鼓舞噓成
蜃氣樓臺滿海天半壁此書並非立德亦非立功并不足爲立言
而蒲留仙人自不朽

馬介甫一段包舉醒世姻緣一部小說所以痛罵天下悍婦之醜
劣亦痛罵天下不成丈夫者之闕茸無耻妙音經續言真千古奇
談哉

紀公五種

長夏無聊觀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錄續消夏錄姑妄聽之如是我
聞槐西雜志五種欽其居心忠厚論事公平雖東坡說鬼明係子

虛而總不失爲尙德之君子兼之記事亦可備參考與尋常之小說迥異

陳壽三國志

三國曹魏蜀漢東吳也蜀猶延漢一脈陳壽以纂弑之曹魏易漢統已出非情其首列魏太祖曹操本紀始稱太祖後忽稱公已亂次以濟夫人心歸漢四百年矣何進昏庸帝星下墜然共主猶在也操襲董卓之智竊攬朝綱圖移漢祚董承與劉備計安社稷壽乃書作謀反是有曹而無漢矣君上如被牢籠妃后連遭弑逆壽又書之曰漢皇后坐與其故父書言帝怨恨廢黜死夫君弱臣强皇后何遂別之爲漢母后被强臣黜死此人倫之大變壽不書曹

操弑皇后而曰皇后坐罪何哉後曹丕稱帝是篡漢也壽書之爲
禪位唐虞故事如是耶自此赤劉雖改王改步而偏安尙有君有
臣諸葛北征必當書之曰漢丞相率師來伐壽又書之爲寇邊統
計前後所云壽豈目不識丁乎殆自居爲曹氏芻豢之狗馬聊効
守戶之吠駕車之嘶著此志也吁吾不欲觀之矣

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千古有幾人哉武鄉侯亮七擒七縱以服
南夷使終亮之世不復反才與德並造其極臆哉弗可及矣或問
孔明自比管仲樂毅洵不爽乎吾鄉先輩曰孔明道大德全自比
管樂猶從謙也曰然則以比仲尼何如曰東海西海焉能分其淺
深南嶽北嶽焉能別其高下大聖大賢未可輕於軒輊旣而曰出

師表凡事如此難可逆料細體此言或於仲尼有纖毫之不逮
蜀漢人材孔明而下定推趙雲孔明以聖賢而英雄子龍以英雄
而聖賢也觀其一生所爲無一失計亦無一失德偏安亦重賴之
不獨一身是膽爲衆人之所不能及也

關廟對

稱道武夫子者以義爲正如云佐輔漢室則失荊州又因之而致
猱亭之挫功不掩過多矣若論廟對秋燈叢話有英雄幾見稱夫
子豪傑於斯乃聖人亦何足稱佳余至金陵見有對曰此吳都也
不見孫權立廟今君帝矣何須曹操封侯佳矣然不可移於他所
余鄉武廟重新無可丐楹聯姑以臆見書之曰一日不降曹民到

於今猶稱漢百世尊爲帝人誰溯古重封侯句則不文姑勿以頌功德了事

失德妖興

孫權承父堅之志兄策之業保有江東亦英傑也及年老運衰聽

譏廢嫡以妾爲妻忽臨海羅陽縣

廣西屬縣

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

不見其形而語言飲食與人不異又有一婢名紡績亦然權遣使齎輔國將軍印綬迎之王表隨使以行所在郡守令長談論無以過之所歷山川輒遣婢與之相聞及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饋酒食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次年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乃亡去夏四月權薨年七十一余以爲妖興怪見亦衰

世之常然鬼神焉能語言又焉能飲食是必妖人乘衰運興妖肆隱形之伎倆以惑人耳

子不語之謬

小說所載鬼怪妖異確實者十不得一附會者十且過九然能懲惡勸善爲下愚設法亦何必力爲排斥若袁子才之新齊諧子不語立品旣失正記事又無實不獨壞人心術抑且悞人聞見人家亦何必藏此書他難悉論卽如柳如是爲厲一段只採道路之言全未據實我邑前明錢尙書牧齋故宅後改建爲今之新城隍廟其宅原有茶廳大廳等屋旁有絳雲樓是牧齋藏蓄諸名家文稿及法書名畫古玩之所此樓先遭火廢餘屋於雍正四年新分昭

文縣因無新城隍廟邑人權借其大廳爲城隍公館於是錢氏賣其宅俾改造爲廟現今昭文縣署係前明陸姓故宅後售與嚴子祿康熙閒嚴又賣爲海防廳同知衙門及分新縣乃改爲昭文縣署其內屋向有爲崇之說然無實據乾隆四十五年夏初縣公王錦往江甯公幹一夜其署中一妾兩婢同室縊死急報王公同移知常熟縣黃公代爲相驗以遇崇結案未知其有別情否特其署非錢尙書故宅宜辨正勿訛

居易錄

治瘧之方已記於前雜述五矣今歲庚戌之秋余鄉大荒甫過時行是疾卽余家上下病三日瘧者五閒日瘧者十六日日瘧者六

以前方治之或一服立愈或二三服漸瘥此方採自王阮亭居易錄實受其賜阮亭居官多德政文學極鴻博真一代偉人而居易錄廣收鬼怪妖異仙釋星相風鑑符咒術數等事至謂近世有遇三國時徐庶者核之儒理尙未能純一

鄉有女童年十三四恒患鼻衄兼患臍下小腹中疼痛時劇余漫擬一方用鹽水炒香附五錢酒炒川芎當歸各三錢水煎一服立愈二三年來連愈多人便賤驗佳哉不可忘稔

又余下半身患陰癰五十餘年矣徧覓良方有效必復年日益邁而癰日益甚偶以白胡椒硫黃研極細搗癰處去其垢潤以火酒而搗藥旋發熱如燒宿患全除亦宜著之以行方便

貞婦詩畫

蘇門查氏貞婦也

已記於前
雜述一

能詩及畫而未有能見其片紙隻字

者二十五年秋歿後妯娌揀其箱篋有如是齋吟草一帙約詩百首及大小畫片數十幅自是詩畫並傳於外余見其墨梅一小幅頗精雅惜爲無知者謬書宋人詩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只因悞適林和靖惹得詩人說到今四句於上余爲之題曰縞素爲姿不染塵清霜寒雪鬪精神自從和靖先生歿直到如今不嫁人書於一色之紙擬爲補苴貼合有識者見之笑曰此所謂一個不是一個貞婦有知並逢其怒因就其吟草自作梅花詩覓女子能書者書作貞婦自題剔去俗筆而聯之余因併錄其詩數

首於左著查氏一生苦節

詠梅 抱得冰霜性瓊枝影自橫不爭春色艷願訂歲寒盟質本天然潔香流自在清倚闌常靜對倩爾伴平生

詠菊 珊珊畱傲骨願與訂知音避俗高人志孤芳隱士心淡宜涼月照寒耐曉霜侵移近東籬側清香酒滿斟

菊影 籬前隱約一重重不礙行人三徑中每倩殘燈描冷淡儘教皓月寫玲瓏紅窗綉戶秋無跡寒雨疎煙悟已空卻笑醉中還悞擷如何著眼太朦朧

暮春卽景 游絲搖颺小樓前春到歸時倍可憐紅老枝頭鶯宛轉綠攢花蒂蝶周旋隔簾細雨疑朝霧遠樹微雲認暮煙風

信幾番彈指過南薰應已上琴絃

送春 春殘底用怨荼蘼去縱匆匆到可期要識榮枯原有數
漫言風雨太無知已成淨果歸宜早解悟空花覺豈遲多事黃
鸝啼不住畱春春轉笑人癡

夏日卽事 永晝誰爲送好風窗前修竹影玲瓏晚來負手池
邊立人在荷香月色中 攤書煮茗興怡然猶傍軒楹撫七絃
一曲瀟湘秋滿紙不知人世有炎天 招涼人愛坐殘宵雲翳
層層暗碧霄別有一天好星斗流螢點點上芭蕉 沉李浮瓜
豈足誇天然涼境不須賒樓西梧葉稀疏處一縷蛾眉逗影斜
扶桑初逗影微茫盥手先焚佛座香料得家園諸姊妹細梳

雲髻趁朝涼

中秋對月 流光冉冉易消磨又見清輝到薜蘿千古公平惟
此月茅簷華屋一般過 沈吟轉憶數宵前素魄光微未上絃
自是盈虛隨定分何曾肯要世人憐

盆魚 未向滄江汗漫游居然勺水亦清流潛鱗不羨雲如藻
機息何嫌月似鈞如此濠梁應失笑有人湖海歎沈浮觀魚觸
我無窮悟故故萍根弄水漚

牡丹 爛漫紅英眩曉霞春光老去倍豪華護持第一培根本
富貴百年能幾家 曄曄明姿艷艷裝色香雙占冠羣芳誰憐
紫闥紅零後絕似邯鄲夢一場 百寶闌干白玉堂競誇魏紫

更姚黃永嘉竹裏花無數未必人知第一香 風雨無端一夕摧
紛紛狼籍委蒼苔神仙只合居蓬島悔被東皇賺得來

天主教

明季京師天主教有西洋人龍華民湯若望主之凡皈依其教者
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卽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
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卽於幢上撞碎佛頭及手足擲棄
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會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一概
燒燬余思天主教與我儒教亦遠惟欲殄滅佛教轉似與我儒教
有助然烈皇小識謂某年六月初一日燒燬佛像日方正中碧空
無纖翳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爐炭盡行攝去池淨若掃衆

皆汗背合掌跪念佛號自是此會遂絕則天下安有是事哉此殆死心護佛者之造言以惑愚人耳

或曰子於二氏可謂深惡而痛絕之矣而於僧道並不嚴拒何也余曰彼以此爲謀生之業耳其心轉不必皈依也我儒家自夫婦之愚上至才人學士受其惑而莫知所返是吾憂也

訛宜辨正

乘槎入漢是海上客非張騫受食反璧是晉公子重耳非藺相如馬前覆水是呂尚非朱買臣

螺以左旋順地

草木生長面南方之陽而向上故在赤道以北者順地之轉旋從

其右若螺之類至多而性皆寒陰物也生長皆面北方之陰而向下其順地之轉旋必從左赤道以南自必反是

溫公九分人

伊川論司馬君實爲九分人余同人有戲問余曰儻有以伊川問君實將謂之何余曰若以之問東坡殆必謂之一分人文正公度量恢宏所論必不從刻然亦未必許爲十分人也夫文正公乃宋代大賢爲一時良相惟資治通鑑舍蜀漢而以曹魏爲正統議皇嗣大禮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革安石新法驟罷免役而行差役似少通變小德誠有出入而其大德不踰閑也但謂之九分人必出諸仲尼之口而人心始服

韶武兩樂

韶盡美盡善武盡美而未盡善此夫子但論樂耳韶樂是命夔所
典宣揚帝德極聲容之盛情文之備武樂亦可如是而有未逮夫
子惜之

帝之與王幸則爲禪讓不幸至於征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舜禹
湯武易地則皆然夫子雖嘗言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
矣然帝王究竟是同德况吾夫子事事尊周豈肯聞其樂而有所
軒輊 樂備八音和以歌詠兼之舞列畧如後世演劇虞書鳥獸
蹶蹶百獸率舞是舞列中形容帝德所及鳳凰來儀亦簫韶第九
成推類至極之形容均非實有其事 子在齊聞韶歎美之餘悠

然神往歷久而不能置至於鐘鼓管籥之用屈伸俯仰之節自有樂工執掌瞽師矇瞍所宜習也注本史記云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或未必然

麟鳳河圖

古盛世麒麟游於郊藪鳳凰巢於阿閣後之君子不必不信亦不可盡信孔子久傷道不能行至欲居九夷欲乘桴浮海而自歎其衰之甚忽聞獲麟故不禁因之喪氣耳何必以麟爲帝王之瑞獲之是聖王不作之咎徵故歎其道之窮也明三保太監下西洋荒服之外貢麒麟者不少亦無足爲瑞或云牛馬在海濱龍過與交而產麟與龍駒見之小說未必盡誣

鳳凰粵地之鳥漢時亦至文王時鳴於岐山自然可信注舜時來儀但據書所云也或亦未可盡信

龍馬負圖古傳有是事耳夫子何必力辨其有無余謂時移世易有今古之分而人物無異祥瑞雖盛世所宜有究竟附會者多人必以神奇變常之感召推古聖或失之過

周之至德

人三曰衆獸三曰羣論語三思三黜以三爲多也三月不違仁三月不知肉味以三爲久也惟吾日三省吾身與三以天下讓乃計數耳

太王之時商道浸衰周日強大太王戒警恐懼見其季子厯生孫

昌長有聖德計惟以國傳季及昌到後必能恪守臣節泰伯微窺父意恐已在而季不得立即偕仲去之其去也不欲有商之天下成父之讓一也行已之讓二也偕仲並讓三也而且消聲滅跡使民無得而稱大王純忠泰伯與仲純孝而亦純忠故夫子贊歎其三以天下讓爲至德逮其後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果能無忝前人之德故夫子又贊歎周家之世德爲至德非但美文王也若注云大王陰有翦商之志欲傳季及昌以有商之天下泰伯不能幾諫以正父德惟以去之遂父翦商之謀是泰伯父子咸懷不臣之私其德亦何足稱而夫子稱之如此况三分服事夫子當獨美文王而何以合美周之德乎魯頌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乃從

武王克商而溯開國之由詩言亦未盡妥也獨是夫子兩稱至德言不盡意遙遙千古使泰伯之德依然無稱後儒悞會詩云使太王終抱不白之冤於沒世吾人讀書明理不得不正其論而存公道於天下或問曰後武王伐紂其重違太王之志乎余曰弔民伐罪卽起商先王而問之亦必以紂爲可伐也伊川與東坡之論均不足與辨

三年不言

三代人君孰不有居喪之禮而三年不言但見商書說命篇子張以是問吾夫子以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告之未嘗竟謂三年不言也余意古人君居喪盡禮殆循三年無改之至誼用父之

臣行父之政使冢宰攝職不以一人之政教號令宣布於天下耳
豈有爲君而可以三年不言哉

書是史臣載筆詩是樂章詠歌夫子刪之有難與究正者亦姑存
之而已吾人讀商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等語若拘仲尼刪過而篤信之恐亦非仲尼之遺意也豈必血
流漂杵靡有孑遺見正於孟子而後知其未可盡信哉

募盪舟

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應與募盪舟畧同以意推之當如今
之飛棹衝波冒險不顧耳若云陸地行舟古今安有其事 舊丹
朱岡水行舟是必根上傲虐兩字當如今舟行至淺澗之段嚴令

於下將其舟力拖而過是虐也若陸地行舟其事固必不能爲况慢游悖德者亦何所樂而爲此

從仁從暴

或問大學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自是身教下句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敢問如何從暴余曰紂沈湎於酒下民化之卽是從暴之意大學門人記曾子之言實傳孔子正道獨此一句順上文之意直書之讀者可不求甚解無用吹毛求疵

有心哉擊磬乎

鍾子期聞伯牙鼓琴能知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寓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耳畢竟無其事荷蕢過孔氏之門必已知在內擊磬

一 金 卷 八
者是孔子故聞磬聲而言如是若不知擊磬者爲誰能聞磬聲而
知其有心濟世乎

忠恕

子貢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不過一個恕字
及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夫子亦不過告以一個恕字蓋子
貢易言之故未許其可及夫子重言之故可行之終身也 大學
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備言上下前後左右亦不過一個恕字夫
子一貫之道曾子釋之以告門人亦不過忠恕兩字蓋外行其恕
必內本諸忠人未有能忠而不能行恕者亦未有行恕而不本諸
忠者忠恕之道卽一貫也

下役能思

吾人處望有守出望有爲忠字何往可無而忠字亦何人能盡不料於微賤之輩忽見一點天心猶憶幼時余姊馭下嚴一婢年十二每見罰跪地下面無人色十指凍傷如鼓椎服役惟謹一日其父肩錢來贖意其不勝之幸矣乃反含淚不忍去循分供職如故及姊亦遣之然後勉隨其父以行其父來時前橋尙斷婢出適修治橋成蓋其忠出人意意外或因之稍見奇異未可知也

命作慢

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先儒以命字作慢字忘字不欲以不能用賢諉之天命良是然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似同此語氣下文過也似謂君子常失於厚此節以不能用賢歸之天不能退不善責諸人並爲優柔不斷者戒或亦可備一說

有言者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又以言取人失之宰子皆謂言則是而人則非也若便佞口給取惡於君子矣安得謂之有言者

我獨無

桓魋爲宋司馬悖逆作亂與司馬牛善惡不同類不可以之爲兄牛無兄弟之助故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憂者憂其爲亂非憂其將死也

不爲酒困

困卦名也此章書是夫子讀周易至困于酒食因反躬自省而有是言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公卿父兄之家冠婚喪祭鄉相見六禮時行惟喪事主哀卽有酒食不事宴樂吾於此不敢不勉其餘諸禮公卿父兄以酒合歡或至相勸吾亦未能違衆易云困于酒食貞問諸已而難自安也以云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第七篇默而識之與德之不修兩章是夫子與學者共相警戒共相勉勵而以身爲教也豈則謙而又謙之詞哉故或有以聖與仁推夫子而夫子不敢當但自明其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矣

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受齊女樂君臣皆荒於色而三日不朝夫子自必有一番
諫諍而君與相皆不悅夫子必定致司寇之職而君與相竟不慰
留越日值郊祭夫子尙以大夫之列從祭而君與相禮貌大衰祭
畢而歸弟子有請去者夫子曰如致燔於我猶可冀其悔悟父母
之邦非可輕去也及燔肉又不至夫子乃決意去魯且恐女禍及
之也所以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何歌之質
而無文如是哉蓋忿激之詞也

不語罕言

夫子何嘗不語神宰我問著於禮經猶曰戴氏之書成於後世也
若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語渾而該理精而當其爲夫子之語何

疑乎若仁卽論語諸弟子之問與夫子自言以訓及門可云詳且明矣不語罕言記者稍或失當

使門人爲臣

子路使門人爲臣殆因問疾者多而夫子曾爲大夫故姑設家臣接應賓客豈逆料夫子之病不起預爲之備而欲以家臣治其喪乎及夫子病閒知之責子路之欺罔故至於盡言如或大病有三子在縱不得君臣禮葬亦可葬以大夫焉用家臣爲也

天不可階而升

夫子德與才並造其極所謂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者乎然至道自在人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未有能盡好學之功耳夫子固

一 王命集卷之二
不可及究亦無不可及不得比天不可升絕人嚮往之心

之三子告不可

論語各注慊意者少不慊意者多其重違余意者未有甚於之三子告之外注者也此節書朱注猶可不議若程胡兩論則謬極矣古今來豈有不度德不量力而能興師致討者夫東周孱弱鄭伯射王中肩不能問楚子僭王猾夏不能問而能問齊之陳恆乎至吾夫子致仕居魯手無兵柄欲其先發後聞其將偕三子操戈向敵乎此在兒童婦女宜無不知而負一代大儒之名者反不知之乎宵羅經典迂腐固執談仁言義皆足以誤天下事此其所以爲宋儒云

雖少必作

少小憩也小憩自必小坐但未可以少字竟作坐字解或以少爲年少則豈有年少而冕衣裳者

惡訐爲直

君子之與人也動之以仁激之以義範之以禮人有善誘掖之獎勸之以成其善人有不善化解之愧恥之務使其人不終爲不善舜之隱惡揚善如是也孟子以善養人如是也若攻其陰私顯其不善使無自全之地是激之使終於不善也君子之望人不如是君子存心亦不如是

衛靈公能用入

靈公無道而不失國以其能用人也然豈有爲君無道而能用人者或戲言曰此南子之功也敢問何謂曰南子能知蘧伯玉爲君子豈不能知仲叔圉諸人之才畧靈公或婦言是用乎不然豔妻嬖處吾夫子宜乎危邦不入矣乃適衛而且見其小君豈徒然哉余笑曰子於汚君濁世之中猶能不抹人之一善亦見忠厚存心然宮闈遠羞勿掛吾人齒頰

瓜祭

蔬食菜羹瓜三者皆薄物也薄物可以不祭少司氏食夫子所云可證已然或敬其人以及其物則薄物亦祭而祭必齋如祭無不敬也瓜字作必字似乎未可

半部論語之妄

論語豈可以半部分者此無知之言也趙普欺人可笑歷代名儒竟無有駁之者何也

三代各有易

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夫子曰吾欲觀夏道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三代皆有易名各不同而義理必殊途而同歸卽周易論文王分定六十四卦周公因之分六爻孔子又因爻而著象思深哉易無定理不必然也而亦不必不然也三聖人之意見如此後之君子孰能精其義而通之、

再讀道德經

老子是先天之教但貴端本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細推之與吾儒闇然日章之言脗合蓋卽不動而謹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諸言也仲尼先天而兼後天之教有心法亦有治法爲時中之聖故禮樂興而刑政亦所不廢其理不相悖也惟學老氏者不求其旨但掠其說毫釐千里以逞其誕妄如莊生者不可恕

神驚

歸公景照余姑丈也乾隆二十四年爲贅婿來余家至三十一年捐主簿分發直隸試用已生三子隨姑母尙留余家次年三子共出時痘延醫視之知爲悶痘勉用桑蟲入藥攻之痘皆見點相與

慶慰黃昏共坐書房忽聞鬼聲連接如在門窗之口簷下醫者不
悅曰不宜有是次早入視痘皆隱矣兩日中三子死二

乾隆五十五年姑夫任浙江臬司余隨先君在其衙一日薄暮余
侍姑母坐上房忽聞庭外隨化門旁鬼聲三四姑母曰明日又將

決囚衙中恒如是也次日甫夜姑夫宴客將軍道臺方集門上入

告釘封文書到

決斬犯者撫
文例必釘封

撫轅中軍已提兵來會姑夫出大堂

與南面並坐吊監犯至例於二門之中門去門下閘板令犯從下
鑽入多人扶持上跪發綁幕賓旁桌判斬條給之賞該犯酒一盃
饅頭一個乃扶起開中門申砲中軍官上馬押出監斬於西湖邊
方門上入告時外面長隨至隨化門旁聲言入內恰卽鬼聲所作

處也計前一日部文由驛尙未過王江涇鬼神焉得先知必氣機已動而先致神驚如此

嘉慶二十四年余年四十四矣四月十一夜靜猶對書燈忽聞鬼聲啾啾如在門窗之內相去不及一丈地知數日中必有一死生驚駭之事戒家衆在在留意至十五日將暮有瘈狗來宅急令防禦時長子希曾在北宅讀書已被嗜左股衆送之回適在鬼聲所作處聚集問視吾鄉死於是者屈指可數因百計治之且多守禁忌兢兢不懈歷百二十日乃安未知是中其毒而藉濟於藥耶抑未中其毒而徒事惶恐耶特因之預致神驚則信

余一生所知之神驚只錄三事以著其異特所聞鬼聲之處與

所受驚恐之處適相關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耶試深體其微鬼神之理思過半矣

災晦預兆

本市董竹泉鐸明外科醫合方藥行方便不取酬儀葭屋窮民不辭風雨濟之里中有善舉必力與其勞一鄉何可無是人然渾圓無稜角鄉人皆好之或謂余曰此鄉愿也余曰古時人皆敦品故以鄉愿爲德之賊今吾鄉風俗日益就偷苟非鄉愿亦何以容於衆乎竹泉兩子長于中年早故妻與媳無內助才抑鬱無聊葺其丙舍數楹培花木獨居以避市囂一日其友倪信忠王藝園黃科文三人訪之中堂六椅主賓對坐左右各虛中座忽左座無故作

聲如上墮下磚瓦然相顧失色尋視畧無踪跡信忠連歲家多不幸又自引爲不祥主賓驚疑而散越十八日竹泉在家夜起中風沉重旋獲小愈猶能勉至所知家越兩載歿人並惜之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夜余黃昏獨坐忽燈花一爆火星近

余鬚僅寸而止

再過一寸
鬚爲燎矣

似有知者然乃所止之火星忽又爆而

向上如扇面開張余驚其變常急往告長子希曾以火燭盜賊爲意持燈巡視內外雇守夜者以防不測相與警戒歷長夏無他至七月二十八日申刻希曾竟以疾歿計閏已百二十日矣乃兆已見於前乎余因喪子之痛夜卧而思因果報應之多愆不覺入夢見有升座如王者欲將余議罪余自明無罪王者曰爾救人之

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何云無罪余不勝駭意曰此四者余深愧未能然豈有因之獲罪乎王者曰理有倒置事有逆行人有因祖父不善之積而致餘殃有因自己作事之非而入坎窞又有因其秉性乖張日後必增人世惡孽必禍人世善良天故並使遭此苦難爾憐之非違天道耶余悵惘久之不容不辨曰若此論一出則使古今來苛刻無仁者轉令有所藉口慈祥樂善者反得譏其失德矣王者拍案怒余悻而甦旋思儒書豈有談因果報應者余力學而未能篤信故招此夢幻之不祥是自取侮也

鬼神知機

有自京師回者誇言前門關廟靈籤余曰鬼神知機我身之神與

所在之鬼神無不融洽事雖伏而未發隱而未彰鬼神尋釋其機

可以預爲人告

若所問非道或心有所私必爲顛倒

易所謂知機其神乎余前在鎮

江橫閘

在丹徒鎮

金龍四大王廟亦曾祈籤亦曾自拆逾字又在武林

湖與阿育王廟數羅漢並昭靈應皆鬼神之知機也若以後之事鬼神豈能預知卽現在已定之事如前某家舞乩共信奉之適鄉關報捷舟過其門因問我邑獲中幾人不能知也又有以盃合一物使揣亦不知也蓋無機可尋鬼神卽窮於是

人漫欲將以後之事問鬼神犯愚與私兩字是以仲尼之門無道卜筮蓍龜之用者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可證也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以事之夫子譏其不智

妖避厚福

爲人一生凡事全資福命蓋命中有福比之家中有財財若不足或至稱貸濟之福若不足或用妖術欺之然財至已盡稱貸亦所難行福至已盡妖術亦不能輔但生人時運未至固不可行妖早用時運已至亦不可逞情妄用也若人有厚福鬼神重之畏之當必默爲護佑如助之行妖是戲侮也鬼神豈敢爲哉故有天爵者上達聖賢之理有人爵者高居卿相之尊跡其生平必不去尋妖術而妖術亦不來附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

兒童弄鬼神

小說所記舞乩與紫姑神詩是皆鬼神因爲之者之能詩以爲靈

也若不能詩如師巫之所爲與兒童之嬉戲亦並著靈應會於元宵見十餘歲孩童用蘆梗二枝長三四尺紮令如轎損然兩童對立擡之其伴點香燭在前揖而祝之則蘆損夾動若有憑焉詢以一切以夾數應之或準或不準概不足計惟戲以女環一圈鉤於損見兩損夾著須臾而開則環已過於彼損此豈兒童之所能爲實鬼神之用也若因其有靈而欲藉以卜吉凶則悞人只道人不能知之事鬼神必定能知豈知鬼神只能知人之所能知卽見機先覺亦人之所能知者也從而惑焉可乎

龍舟獻技

舟泊金閭值端午龍舟競渡舟尾高去水面丈餘舟人奏技在尾

上翻筋斗入於水划上舟舷則又一人翻筋斗入水矣此豈易爲之哉習於水如是應可令水師效此以增武備

婦人不辛

漢朱買臣微時性放達狂歌過市其妻羞之請去何至如戲演逼休等齣特買臣已貴其妻偕後夫來謁是真全無志氣之愚婦人矣然因慚愧而至自縊尙有知恥之心若莊子乃敗度敗禮之妄人以不悲妻死爲曠達未知其妻果否失德也戲演扇坟劈棺等齣形容之或者狂生有幸而婦人真不幸乎

有知草

草木無知近十餘年來有怕人草苗長一二尺葉類合歡吾鄉所

稱烏絨樹以手觸之其葉頓然弛萎不似他草無知少時乃漸起復舊然不耐冰霜經冬必枯其花粉紅亦類烏絨樹花結子在小莢中次年再種須至夏令早則不萌

學生相肖

兄弟同父母其貌恒不相肖同父母而又孿生其貌亦不必相肖乃今太倉州西門外周硯益開永盛布莊於道光七年其妻孿生兩子一名二觀一名三觀其音容體度無可差別父母自幼以衣別之今咸豐二年皆二十六歲三觀喪妻續娶陸氏爲狀元之族余張市東四里橫塘市在市徐南山開肉莊道光十年其妻第三乳孿生兩子一名元觀一名仲觀亦無差別自幼父母爲仲觀穿

左耳懸環別之今咸豐二年南山已故兩子二十三歲

數十年來鄉中學生不少並不相肖卽如今歲翁岷亭俊堂訓蒙
余家伊游庠二十年矣其弟三觀亦與岷亭學生者也面貌不肖
性情亦不肖讀書不成聰慧亦不肖也

再證地面旋東

地面自西旋東人故以右手爲順牽磨厚水皆右旋也有友尙懷
疑信一日偕行金閭城市途衆擁擠往來各從其右則彼此皆順
夫人之行路何常乃一至其所卽不自知而相率如此此順地右
旋之又一證也

書法精微

市闌各業牆標巨字有至盈丈者誰能具此大手筆云雕字懸空
火照其影使遠達於牆可大逾十倍從而鉤勒致之也因思虞初
新志有雕桃核成船舷牕滿刊蘇子瞻前後游赤壁賦月明星稀
鳥鵲南飛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句精工完備常人肉眼不克睹
以顯微鏡窺之則纖毫畢著大者如彼猶人意計可及小者如此
匪夷所思矣吾友王韻香洞庭東山人賈客吾虞兼擅書法偶以
芝蔴數粒見貽隨帶其鏡照之見一粒上書西宮夜靜百花香唐
詩七絕一首欸韻香王朝忠書人工乎鬼工乎同人共稱奇絕因
念非常之技必有非常之用若當蠻觸兵爭豈不以黃金千斤買
作告捷露布乎

疾病

人生不能無疾病然疾病亦有自然之理當循不可強致也猶憶少時延外親劉駿甫視家人疾留飲清談劉曰吾等所醫雖證有大小輕重究竟可治者皆偶染之疾非痼疾也余曰俗言藥醫不死證死證不可醫劉曰非也藥醫不是病是病不能醫余出前書所著藥餌不可過信之說相與質証

世有因疾病藥醫罔效而姑以烏烟治之者始作極效信爲仙丹乃不數日烟引成而病仍至是取效數日而又增一病也劉云是病不可醫信夫

虛心涉世

天下事物之理何窮而人之知能有限惟虛心以應之則所失猶少若一爲自是其弊尙可問乎唐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出其所合用之弓以示弓人弓人辨爲非良材太宗爽然若失所知進一籌矣夫太宗爲唐開國令主尙且虛懷若谷况等而下之至我儕一儒生乎猶憶先曾祖敬庵公成家立業有志欲入仕途報効考上州同知職時未開捐例有考職登進奈家務莫諉已傷遲暮先祖立齋公偕姪省吾伯服勞孝養臨終公猶諄諄以告曰凡事皆無定理爲人必耍虛心爾叔姪做到老學到老庶乎可也體此一言知公之識見遠矣

心無二用

勞薪炊半露雞前已辨其虛謊若一人只有一心不能兼顧兩事乃云左畫圓右畫方是一心而二用也雖聖者不能爲也

良史可嘉

董狐書趙盾弑其君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自是書法不隱但使趙盾果爲首惡書法又何以加焉夫子惜之曰越境乃免嘉良史也儻書曰晉人弑其君夫子亦未必與爭
關君國名義史尙直筆爲太平揚勵史尙鋪張故夫子曰文勝質則史

優伶激勸

曾觀戲演蘆花記閔子騫之繼母衣中以絛奉已子以蘆花供騫

其父知之而怒決意出妻延妻父母至以大義告之莫不歸咎於妻無可解勸乃寤誠懇求免父始不悅及哀求至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乃意回而止於是繼母亦感其孝愧悔交深於無人之所對天自責而發宏誓從此將寤愛逾已子兩弟亦感兄德欽敬備至父潛覺之而心亦大安一家感化和順盈門寤之孝不匱矣觀劇者亦發天良多引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共相贊歎 又演周總戎遇吉守甯武關別母亂箭等餉當關賊來攻將軍以忠義勵士卒力戰卻賊關已知難欲退乃左右兩輔倚爲唇齒者相率降賊遇吉腹背受敵知事不可爲惟有老母繫念歸而見母其母侃侃正言令其效忠不得顧私恩將我老人繫戀遇

吉流涕不忍舍母怒責以不忠且曰時勢至此我自有法毋庸爾顧遇吉痛哭別母而出母令家人放火其媳夫人其孫公子咸來哭別受焚遇吉兵眾已盡單騎出戰受亂箭渾身似猬傷重不能再戰復歸視母見闔家盡在烈火中矣大哭再拜又北面痛哭謝恩曰臣死不足惜其如雄關不守何臣生不能滅賊死爲厲鬼擊賊也激烈自刎而死賊至有爲將軍傷者挾忿欲戕其屍同賊止之曰此忠臣也各爲其主不得不爾因善葬之羣賊羅拜以服將軍之忠勇觀者堵牆莫不震驚太息爲之墮淚當有塾師某具血性泣涕盈裾哀痛欲絕

右兩事皆戲耳竟可使忠臣孝子千古常存又可見人心不死苟

易以忠義皆可勸而爲善優伶豈無用哉所恨當世多演庸鄙之戲誘人不軌壞人心術滅天良而梗教化爲可惡耳所望賢明官長於眾姓春臺演劇務令禁邪僻而崇禮義爲激勸之助

庸夫矛盾

三春佳日名勝之地談星論相者爭試其技人之顧之者以爲日後之窮通有定命可以其術預推也及歸而謀之地師又謂日後之窮通無定命可以其術轉移也余以爲王侯將相之生必非風水所能致王侯將相之命必非若輩所能知惟一謂命有前定一謂命實無定人雖至愚信其一不當復信其二庸眾以二者兼信而兼營何其自相矛盾乎

烏鵲

七月七日烏鵲集林不飛此言不足徵信惟余鄉王家墳每日將暮遠近烏鵲必集而噪多可盈千前不知始於何時自余髫齡直至七十日老每日無不如是或云中有一白鵲是鵲王眾鵲朝其王也然白鵲無有見之者近自道光二十九年大水之後眾鵲不復集其墳不知又集何處前記朱墳白鳥乃爲宿夜而集茲則集而旋散余不得其故識之以待格物者

妖翦雞鴨羽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余家張市因盜賊不靖暫移居於城山塘涇岸七月初遠近競傳有妖鬼竊翦雞鴨羽一日後庭三雞一鴨白

日中忽聞其聲雜亂急視之見一雞一鴨兩翼翎毛並被剪去約二寸整齊如一刀剪截雞鴨尙受驚而呆少時復舊前一日貼鄰蘇家亦有是異特不至如乾隆三十九年之甚耳

律例方圓

或問律法有子殺父而無刑夫姦妻而有罪何也余曰此卽方圓之理也蓋禮教信義之俱窮而至戰爭乃法天之圓圓不入算故父子之綱常均不論若禮樂刑政之是務乃法地之方方皆從理故夫妻之配合亦有制

藏書招禍

匹夫懷璧足致人禍若藏書過多易召天災耳乃前明萬厯年洪

朝選撫山東聞章丘李少卿家藏書頗富借觀不與起大獄破滅其家李恚恨以死是藏書而又同懷璧也生人難知之晦如此

黃石公素書

或問張良得黃石公兵書而爲漢代賢佐今其素書儼在吾人博學於文亦當留意余曰書莫好於四子五經以及左國史漢若用兵步伐止齊之節亦治平中之一事孫臏吳起及後世善用兵者類有傳書素書何足道哉但孔孟以前無孔孟孫吳以前無孫吳項羽學兵法稱萬人敵漢祖豁達大度何所學而能創業乎張良得素書爲王者師韓信國士無雙何所學而善將兵乎自古豪傑奮興智能天縱子房本可運籌帷幄黃石公乃秦時隱士授之以

書不過一指點之機緣耳我儕力學有正業毋舍近求遠毋見異思遷爲一生守約之要

天人愛人之異

人之愛人也如慈父母之愛子亦至矣能與義方之訓延名師使沾教益擇益友使得觀摩長養成人斯亦甚善若但寶其身體美其衣食適其起居順其喜怒必至驕矜之性因此長嗜慾之開因此甚愛之適以害之比比然也至於天之愛人則不然初不似愛而愛之實深夫子立言渾穆只一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孟子則盡言之曰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余心情淺隘每見兒童失所而知其無母無不黯然神傷有益友
責余曰庸人以安樂爲幸志士以憂患爲幸子滿懷皆兒女之情
豈丈夫哉余改容謝之更請盡言賜教旣而曰人生處安樂宜深
憂患之思處憂患毋生怨尤之念強毅以立身圓通以入世君子
哉余三復斯言而愧未逮焉

知足守身

足食足兵善政也仁足以育萬物義足以正萬民聖道也人一生
當盡之事均不可不足若一切爲已之謀均不可望足人世之嗜
欲何窮至理之盈虛有定不見夫夏暑足而秋涼生冬寒足而東
風至乎君子故素位而行隨在知足庶幾善守身者

窮通

君子直道而行一生每有窮時小人猖狂妄行一生亦有通時惟明足燭理知窮者非窮通者非通邪說不可惑正路必當循世與志合則志伸而不可滿盡持盈保泰之心焉世與道違則道晦而不可濫保固窮安命之理焉

爲人務大節

德大無名智大不矜仁大不惠巧大無奇信大不諒勇大不力人能行其大而不務其細謂之大人

一斑錄五卷附編三卷雜述八卷清昭文鄭先祖撰道咸間
青玉山房刻本六冊白紙初印本先祖字梅軒事迹不甚可考
先緒常昭合志中當有其人據道光乙巳(二十五年)自序知
尚輯有舟車所至(叢書)已刊皆前人記邊疆域外風土人情
者一斑錄初刊于道光十八年其雜述僅六卷此重刊本增
為八卷又有增損移易乙巳作者年七十一據此本封面咸豐
二年增足劇改新印距乙巳又後七年當七十七歲作者尚
存世也此書流傳絕少蓋咸豐時蘇浙軍火頻仍道咸間
所刻書較乾嘉間刻書反少見也朱邦任題詞稱梅軒司
農淵博浩如海疑曾官戶部細核全書知乃一鄉紳人物
少曾隨父在浙幕(其姑夫歸景照乾隆五十六年浙藩

係事成伊犁。而居雲南頗久。其祖姑夫錢鑒曾任川藩（鑒
子受椿任閩臬。後伏法。大約中年後即家居。以儒家有命。
有農佃若干戶。能詩。書。分天地人事物理。方外鬼神各一卷。
附權量勾股。醫方各一卷。雜述八卷。雖未極精深。然醒世振
俗。在當時正不可多得之筆記也。作者細心觀察物理人情。
不矜奇務博。反映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期常熟地
區歷史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地主階級是如何在保護其
既得利益上的種種想法。其可貴處在致意於人情物理
之真。究天地人身物理之原。闢前賢名宿之謬。釋俗傳邪
說之妄。記物候物產物價多有可采。其尤可貴者曰。郭巨
埋兒必非孝道。婦人再嫁與男子再娶畧同。天下並無九頭

皇仁樓夢小說立意高而奇，傳情深而確，使天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其闢仙佛闢神鬼固多可喜，而又信無形之鬼神，不信前定，不信輪迴，而信命運，曰盡人事而聽天命。百餘年前儒家具此等識見者，正不多見也。

千九百五十二年過隆福寺樊玉珊先生寶繪齋，新收以書，詫為孤本，乃以重價清歸寒齋。二十餘年，歷經波折，幸寶此書，偶一翻閱，如服清涼劑。樊老多識古書，每子每相遇，輒戲呼予，康成噫，予豈敢假此。今樊老墓木已拱，商量書籍之樂又少一人，吾道窮矣。丙辰立夏後十日補記。

通縣鄭炳純晉一氏識于媿齋